

# 激流中的水花

836.1  
11090

集外箱信戰抗民全

花水的中流激

編社戰抗民全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四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 激流中的花水

一角一元  
費寄加南埠外

編著者 全民抗戰社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者 昆明  
印刷所 生活書店  
生活印刷所

重慶  
桂林  
柳州  
蘭州  
曲江  
梧州  
梧州  
貴陽  
陽江  
赤坎  
梅縣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抗戰」三日刊和後來與「全民週刊」合併編行的「全民抗戰」週刊，都設有信箱欄，備讀者來信討論各種問題之用，但是讀者來信很多，不是三日刊或週刊的信箱欄的有限地位所能容納，所以逕行答覆的信佔着最大部分，這些信件原來是不準備發表的，只是本刊編者和讀者諸友間的直接通信而已，但是其中內容往往不僅與來信者本人有關係，却多少具有一般性，為不同類問題待決者所共同關心的，因此特就廿七年三月至廿八年十月間與讀者往返的許多信件中稍加甄別，選擇其中之尤有參考價值者，編成這本「激流中的水花」，也就是「全民抗戰」信箱外集第一輯。

這本信箱外集取名「激流中的水花」，非常適合，因為這個書名適足表現這本書的特殊時代性。這本書裏所選輯的讀者來信，是從廿七年三月以後一年半間的時期裏寫出的，是在我國戰士因戰略關係由淞滬撤退，民族神聖戰爭踏入更堅忍持久的階段，是抗戰工作者隨着由局部抗戰而擴展為全面抗戰的形勢下，更廣大地開展着各種工作，以配合持久戰需要的時

期。在這樣具有偉大意義的時期中，由全國各地讀者寫來的書信，他們在這裏面所表現的熱烈的情緒，在這裏面所提出的迫切的問題，都充分地反映着這段偉大時期的現實，值得我們的尤其深切的注意。

這本書裏所選輯的各信，重在信內所述的材料內容，而避免對於寫信者個人的牽涉，使寫信者不致因此引起不便或不必要的糾紛，所以只發表信的內容而省去了寫信者的姓名。

編輯這本書的時候，深深地感到來信的讀者諸友對於本刊的信任與深摯的友誼，這是最可珍貴而永不能忘的，我們把這本書貢獻給社會，由此擴大討論所得的效果，也就是更充分地報答來信讀者諸友的深摯的友誼，這一點想來必為來信讀者諸友所贊同的。

韜奮記於全民抗戰社

二九·一·九〇·重慶。

目 次

第一編 工作與學習

激流中的水花

救國的熱情時時在燃燒着

爲人類幸福而奮鬥

離開了慈父

不滿意現在的生活

沒有本位工作可做

依人作嫁

辜負了國家給我的教育

來到這萬花筒似的都市

領受了閉門羹……

到底應該走那一條路？……

讀書與救國工作的兼顧……

爲家庭犧牲了學業……

求學高於一切……

讓他們自生自滅吧！……

不願把時間浪費……

放棄了高中的課程……

讀大學與自修……

工業能不能自修？……

自學英文……

一個暑期讀書會……

怎樣辦華僑報紙？……

無理的干涉……

我們的義賣工作

職區文學幹部的培養……

用我殘存的左手來寫作

怎樣運用游擊戰術？

工人的苦悶……

怎樣能夠勇敢地幹下去？

决不屈服……

## 第二編 政治與思想

青年對抗戰應有的態度

抗戰中的國內民族問題

抗戰期中的大後方……

民衆動員太不夠

一一〇

回國服務與逃避兵役

一一一

防空辦法的商討

一一二

中國現在需要的是生存

一一三

汪案傳到這裏時

一一四

打擊動搖份子

一一五

疑事數點

一一六

關於蘇聯進兵波蘭

一一七

參政會與國會的分別

一一八

政治立於軍事

一一九

青年與三民主義

一一九

追求真理

一一九

## 第三編 婚姻與家庭

戀愛至上？民族至上？ ······

戀愛與工作 ······

誤會的發生 ······

怎樣擺脫家庭的羈絆？ ······

背叛家庭的女孩子 ······

## 第四編 健康與法律

怎樣醫治懶病？ ······

身體使我絕望 ······

怎樣解決我的犯罪問題 ······

第一編 工作與學習

## 激流中的水花

四年以來，我無時不想寫信給先生，但是我隱藏起這個慾望，不告訴一個人，也沒有勇氣表露出來。慾望像撓強的幼芽，雖被埋藏也要在暗中滋生，日子很快的過去，幼芽已繁榮成不可再隱埋的小樹，我終于寫出這信來。

我願意告訴你我只是一個在這大時代的激流中走了十多年路的一個孩子。在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我把自己獻進一個激流中，像一個小水花會合了別的水花而成功一股洪流一樣，在黑暗中創造自己的路徑，要通過阻礙着我們的亂山碎石。

許多可敬愛的同志消滅在舞邊的黑暗中，緊接着又加入了許多新的有力的水花，這股洪流澎湃的奔了一個悠長的北方的冬天，極冷的天氣也不能使動盪着的我們結冰。冬天過去了，組織的不健全和明的、暗的壓迫把我們分成許多小的支流，有的會合了別的支流又流向海中去，有的就被土地吸乾。我爲了身體和家境被留在古城中，看着一個個朋友走向西北或西南去開闢新的世界，去會合新的水流，而自己却被人遺忘了。

「七，七」的炮聲震醒了多少人的迷夢，我終于得到許可，湊足路費，輕身走出那古老的北平，沒有一點留戀，暗中立志要用自己的力量把撫育我長成的古城由魔手中奪回。

流浪到了香港，經濟使我不能夠再到內地去，就被留下來做婦女工作。雖然作着婦女工作，但是四圍溫暖、高貴、淫靡的氣息使我窒息的透不過氣來，我過不來高等難民的生活，我要回到自己的國土上去，就是流血也要潤溼自己的土地。

先生，如果你肯抽出一點寶貴的時間來指示一條正當的捷徑，我將以十二分的敬意接受它。再者如果我到了重慶，您是不是允許我去見您一見，和您談幾分鐘呢？謝謝您費在這信上的時間。

二八，九，二一、

接讀九月廿一日來信，使我非常高興。雖然你在信上並未詳細述及你過去的生活，但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到你曾經受過時代的洪流的洗禮，在古城巨大的浪潮中，曾貢獻過你的力量。當你離開這古城時，你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能把它從魔手中奪回，你的志願實在是值得欽佩的。

現在，你因爲呼吸不慣「高貴淫靡的氣息」，而想拋棄了目前的工作，回到內地來參加更有意義的工作，關於這一點，我願意貢獻一點意見作爲你的參考。我覺得，一個願意獻身工作的青年，最要考慮的是參加的工作是否有意義，是否值得用全力以赴。假使考慮的結果是值得的話，便當毅然以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面，周遭的環境如何，可以不必顧及。環境的困難，並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祇要工作者能運用適當的技巧，表現優良的成績，不僅可以克服困難，且可以影響環境，改造環境。目前祖國正在進行着全民的抗敵聖戰，必須動員全體民衆的力量，方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在這期間，前方戰士殺敵的工作，固然重要，後方各部門生產建設的工作也不容忽視。至於如何動員僑胞的力量，使其能爲祖國效力，尤爲迫切需要的工作。你目前既在那裏作着婦女工作，我以爲這正是發揮你的力量，以期達成你的志願的機會，假使你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面，那你決不再是「高等難民」，而是一個艱苦的工作者。由於你的努力，由於你的痛苦，可以影響到你所接觸的婦女僑胞，可以使「高貴淫靡的氣息」逐漸消失，更可以使得於祖國抗戰有利的許多工作能積極的開展。因此，假如你僅僅爲了上述原因而想擺脫這樣重要的工作，我却期期以爲不可，希望你能重加考慮。

如果你確實有非離開那裏不可的原因，而要回到內地來，做然是未嘗不可。你可以根據你的具體情況尋求適當的工作機會，尋求的方法，可以請託內地的友好代為介紹，或請當地熟悉的婦女團體介紹。此外有在蔣夫人領導下的新運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從事各方面的婦女工作，地址為重慶曾家岩求精中學內，你不妨寫一封信給蔣夫人，詳述你的生平及志願，寫到上述地點去試一試。但在工作機會沒有得到以前，而內地又沒有可靠的親友的話，最好不要貿然脫離目前的工作。

如果你來到重慶，有問題需要和我當面商討，當然是可以的。

二八，一〇，一三。

### 救國的熱情時時在燃燒着

我是由邊寧經過廿餘天艱苦的路程才跑到了長沙（本意是預備赴漢口因為路遇一位朋友勸我先到長沙）。我是鑒於國難嚴重，不應偷安苟活，替順拋棄家庭，離了商界，來加入救國工作，盡一個國民的責任。不料到了香港，即大失所望，到了長沙更陷於痛苦，難過極

了！現在把一切的情形讓我胡亂的寫在下面，請先生撥冗指示我一條路徑。想先生必能同情我們這樣救國青年的。

我是一個商人，在商界服務十幾年了，不過我素昔對於國家觀念極深。九一八東三省事變看到日寇非人道強佔我們的國土，殺害我們的同胞，愈益增加我的愛國思想。自思將來倘有救國機會，我是決定加入救國工作的，一切的犧牲概不顧及，這樣思想深藏在我的腦海，已有五六年之久了。

去歲我是賦閒在家（我的家是山東省蓬萊縣），適值蘆溝橋事變，救國思想忽然燃燒起來，幾次向家人提議，均被拒絕。看到將近七旬的老母，感覺到暮年之人實在朝不保夕，不要再給她嚥這最痛心的生離死別的滋味了，慢慢的再圖良機吧。這是我第一次未能走開。第二次就是山東省失陷之後，各地如雨後春筍的游擊隊發生了，自念這次的機會萬不要錯過。後來我又看見游擊隊內部組織不健全（這祇限於當時蓬萊縣的游擊隊其他不在此例），還是爲的「利」與「名」，自私的心依舊很厲害，因此我又不欲同流合污，所以我又沒有參加。

一直因循苟且到六月間。可是在這因循期間，我的胞兄就給我在遼寧謀妥一家紙業公司

擔任會計，因為我稍具一點簿記學知識，所以這家紙業公司給我的待遇特別好，並且給我權力作事，這在紙業公司的經理當然是非常優待我了。但是我的心中並沒有稍存一點高興，我依舊惦念着我們的國家。我默默中却感謝了這位紙業公司的經理，因為他每月給我四十元的薪水，兩月後足夠我赴漢口的路費了。這時我的念頭已經決定兩月後的打算了。

光陰如流水一般，我是七月二日正式任事，九月三日午後乘五點廿五分南滿火車偷偷去營口。遂打算由營口坐我先前住的一家輪船公司的船，轉赴天津，一來省却十幾元的路費，並且連帶通知一個知己朋友（由遼甯去天津火車票需銀十餘元）；二來有火輪上的買辦關照，免去了幾分危險。不料輪船啓碇日期需晚兩日，以致事機洩漏，遼甯方面給營口我的兄長處拍去了一個電報，我兄即刻質問我的朋友，由我的朋友跑到旅館通知我。據我的朋友言道，我旣兄長說過這樣幾句話：「吾弟一走，使我心如刀刺，因為我的年紀已屆五旬，將來的家庭必需吾弟經營主持。再則我乏嗣無後，對於在外奔走，實在厭極惡了，吾弟不應走此極端。」先生請你設身處地想想，我聽了這幾句話，心中難過的滋味應至如何程度！不過難過是難過，救國是救國，兩者不能並顧。我恐怕我的兄長找到旅館裏，所以我立刻搭北寧路火